




我与书的自传

■ 张泽贤 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我与书的自传

■ 张泽贤 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与书的自传/张泽贤著.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3

ISBN 978 - 7 - 5476 - 0749 - 7

I. ①我… II. ①张…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08432 号

策 划: 黄政一
责任编辑: 徐婧华
封面设计: 李 廉

我与书的自传

著者: 张泽贤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地址: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邮编: 200235

网址: www.ydbook.com

发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制版: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市印刷二厂有限公司

装订: 上海市印刷二厂有限公司

版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字数: 277 千字

印张: 15 插页 1

印数: 1—1500

ISBN 978 - 7 - 5476 - 0749 - 7/G · 546 定价: 49.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62347733)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零售、邮购电话: 021 - 62347733 - 8538

自序

我写的这本书，原名《与书有缘》，“我与书的自传”只是个副题。如今把副题变为主题，舍去了原来的书名，其中的原由倒是可以叙述一番的。

记得最早引起我对“书缘”关注的是唐弢先生的一篇文章，可惜如今实在记不清是在哪一本著作的序跋中看到的，是对“书”的最终感叹，让我刻骨铭心。唐先生说：“我已经开始厌倦书……”当然他说这话是有前提的：年事已高，力不从心，当拿起一本书时，已无愉悦与快乐，而只感觉它的沉重会让人压抑与窒息。如果说，人与书是有缘的话，那么这种感觉已经是到了“缘分完结”的尽头——看来，与书有缘的人，最终的结果应该大同小异。因此，只要一看到“书缘”两字，便会想到一生爱书、一生读书、一生写书的唐弢先生的最后时刻，会感觉到我与她一起站在了镜子里的痛心疾首。因此，我不想用“书缘”作题，也怕用“书缘”来描述我与书的所有一切……当然，唐先生的这句“惊世骇俗”的话，也曾激励过我，曾暗下决心：我必须在厌倦书之前努力做一些与书有关的事情，比如搜书、读书、写书，要把其中的愉悦传给后世，决不能使自己一丝一毫开始厌倦书的情绪去影响后辈的读书人。

这是其一。其二，据我不完全统计，带有“书缘”，或者与此书名相似的图书，大概不下五六十种，如章品镇的《书缘未了》、唐德刚的《书缘与人缘》、古剑的《书缘人间》和欧阳文彬的《书缘》等。虽然这一切都是在并未到“开始厌倦书”之前所写的，还充满着激情与兴奋，人的精神年龄是年轻的，书的外表、内在都是美妙的，人与书都还未到垂暮年的皱纹形象。不过，即便是这样，我仍不愿戴着别人的面具，跟在别人后面去炫耀自己与书的缘分。

其三，我也曾“研究”过“缘分”的出典。比如缘分（亦作缘份），是中国文化和佛教的一个抽象概念，是人之间一种无形连结，又是某种必然存在的相遇机会与可能。“缘分”即因缘、机缘，“缘”为梵语，经典解释是“原因”，往往合称为“因缘”。另外还有一则更其玄乎的有趣故事：有人问隐士什么是缘分？隐士说：“缘是命，命是缘”。此人不解，去问高僧。高僧说：“缘是前生的修炼”。此人更不解，就去问佛祖。佛祖不语，用手指着天边的云。只见云起云落，随风东西，此人终于茅塞顿开：缘如风，风不定。云聚是缘，云散也是缘，缘分就是可遇不可

求的风……说实话，我到现在还无法完全顿悟其中高深玄妙的哲理，但我总算领悟到了一点：聚散皆是缘。如果说，人与书有缘的话，一开始的聚书、藏书是缘，到最终失书、散书同样是缘，虽然我已经更多地悟到了“散缘”的存在，在不少场合“推销”我的“人到七十要散书”，还在“孔网”上注册了一家“南浔子书屋”，不时地散出我的一些盖有藏书印或贴有藏书票的旧版本，但我仍感到还未到真正“散缘”来临的时候，因此不用“与书有缘”作书名也就顺理成章。

顺理成章的结果便是把书名改为《我与书的自传》。这里所说的“自传”，并非一个人的自传，如《毛泽东自传》、《多烈士自传》和《托尔斯泰自传》等等，而是“我与书”的自传，是一本不可分割的人与书的“结合体”的自传。我从一开始识字就与书“结缘”，然而当年并不知道这就是所谓的“缘”，更不知这就是“可遇不可求的风”。直到很久之后，我才感悟到是有这么一股“风”，这“风”大概就是人的家学渊源、人的顺逆境遇、人的苦乐环境、人的不懈追求，等等……那是与人的一生有着直接与间接关系的所有“元素”，而这些“元素”又可以说是始终变幻不定的，这便构成了“我”这么一个人。而“书”却相对稳定，但它又往往处在一种极其“被动”的地位，时而受人“呵护”，时而又任人“宰割”，命运的大起大落，往往又与那股“风”的渊源、境遇、环境、追求密切相连。“我与书”彼此糅合，甚至粘合在了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就是“我与书”的结合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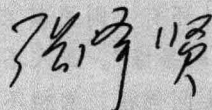
在《我与书的自传》中的搜书、藏书、读书、写书各篇，都渗透着“结合体”的血肉影子，有喜悦、兴奋、懊恼，也有痛苦、幸福、升华！

愿我的所有情感，哪怕散尽了我的所有藏书，书的影子仍将伴随着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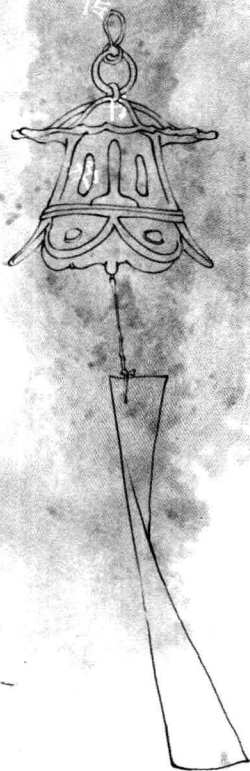
并能从书的影子里，能够永远看到我。

书中影，影中我，这大概就是“我与书的自传”。

是为自序。



2012年8月8日于上海浦东犬圈斋



目录

自序 / 1

外公书房的线装书 / 1

小阁楼看书、听书 / 5

读书后花园 / 8

抄家与书 / 11

第一种真正的藏书 / 15

镇上茶馆听书 / 17

母亲的手抄本 / 20

“皖南事变”中的父亲 / 23

绘画、雕塑、拉琴与书 / 26

手电筒与连环画 / 29

拷浜头湿书 / 32

想起陈瑞龙 / 35

因书得“祸” / 38

抽第一支烟和读第一部译作 / 42

油印的桥牌书 / 45

搬家失书记 / 48

“286”与电子书 / 51

编副刊与搜书 / 54

京剧与鳖壳脸谱 / 57

题名“犬圈斋” / 61

读书图“题跋” / 63

目录

- 上海文庙书市悟道 / 65
暑日淘书记 / 68
我的淘书旧地图 / 71
京城觅书记 / 74
荀家淘书小记 / 77
- 正中书局及其他 / 81
作家“活宝”章衣萍 / 85
内山完造与他的著作 / 88
周越然版本“三鼎足” / 90
许钦文版本“借光” / 94
长寿与短命作家 / 98
集缀“创造社丛书” / 103
钟情现代文学线装书 / 107
土纸本情感 / 111
淘得第一种签名本 / 114
第一收藏专题“有关作家的版本” / 118
搜寻旧版年鉴 / 122
“文革”版“朝霞丛刊” / 125
野夫的《中国合作运动史木刻画集》 / 128
杜祠与《杜氏家祠落成纪念册》 / 132
拍卖品《南通方言疏证》 / 135
搜寻《爱俪园全景之写真》 / 138
旧版本拍卖记 / 143
- 大学“逍遥期”读书记 / 145
下乡催粮读词谱 / 148
我的第一本著作《南浔随笔》 / 151
《民国奇人张静江》夭折记 / 154
《游踪心迹——自说自画》孕育记 / 158
《民国书影过眼录》重见天日 / 161
《民国版画闻见录》脱胎记 / 164
《书之五叶——民国版本知见录》三印记 / 169

中国现代文学版本闻见录系列“慢笃记”	/ 172
我与《民国出版标记大观》	/ 176
我编“浦东文化丛书”	/ 179
叹朱东润	/ 183
忆赵景深	/ 186
读刘大杰	/ 190
想施昌东	/ 193
可扬版画	/ 196
与朱金顺书	/ 201
《季修甫文集》	/ 207
草根作者	/ 210
附录	/ 216
“远东收藏系列”年会断想	/ 216
版本二题——《新文学(创作)初版本图典》、《董桥七十》琐谈	/ 220
自跋	/ 228

外公书房的线装书

从我记事开始，最早认识的“书”是线装书，以及与“书”相连的外公。

外公王汝爵，据母亲说他是位开明绅士，祖上曾是光禄卿，掌管过皇室的膳食，到他这一代，还留有一些地产和房产，房产有两处，一处是四进深园，每进两边是厢房和花圃，第四进墙后有个精致的小花园，再后是个足有四个篮球场大小的后花园，如今我还记得那里树木疯长、杂草丛生、已经破落的景象。最后一进是大堂，名“清源堂”，堂中摆放着厚实的清式红木家具，桌椅背底都刻有



外公王汝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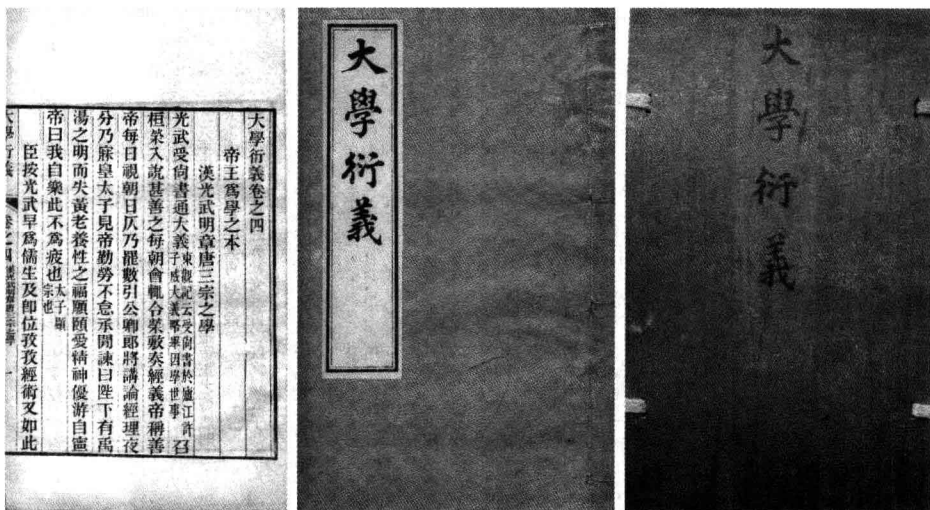


我幼时临的《欧阳询九成宫碑帖》封面和封底

“清源堂”堂名，坐在椅上就能感觉出有着一种硬邦邦的威严，但此时的“威严”早已烟消云散，已经感受不到那种曾经有过的气派……

这时 53 岁的外公与 5 岁的我，就是在这种已经感受不到的气派中生活着……外公的小书房，就在四进厅堂边门的第一间，仅 10 平方米左右，一式红木家具，记得是高贵脱俗的明式家具，简洁而清雅。早上，我先敲房门再进入，扶着书桌，脚踏搁脚，坐上太师椅，摊开《欧阳询九成宫》碑帖，手握毛笔，开始习字——这是外公每天为我布置的功课。在握笔写字前，我一眼便看见在左侧放着镶有上下两夹板的线装书，有一册放在旁边翻开着，一眼就瞥见了夹板上写的当时还不认识的字。直到这些线装本“传”到了我的手中，这才知道这几个字是《大学衍义》，一函，全 10 册，43 卷，同治十一年（1872）浙江书局校刻。

那天，外公特地为我指定了《欧阳询九成宫》中的一个“金”字，嘱咐我今天只写一个字，要写两张，写好后要评奖……说完后便走出房门。我在椅子上端端正正地坐了大约一个小时，其中大概有 10 分钟，是好奇地拿起旁边的线装书一页页翻看，只是好奇，除“大”、“人”、“天”等几个字认识外，其他都是“陌生人”。我这天一共写了三张“金”，算是超额完成了任务。外公看后高兴地摸着我的头说：“好，这样很好！”随后便拿起一张仔细地看，还不时地用笔在“金”字旁打小圈，被打圈的算作“优秀”。最后数下来，一张纸有 16 个字，三张纸 48 个字，被打圈的共有 28 个字。“好，写得好，比以前有进步……”外公边说，边选中了其中一个“金”字，用剪刀方方正正地剪了下来，在背面涂上浆糊，随后搬了个方凳到门边，站到凳上，把这个“金”字端正地贴在了门沿上，下来后还站在那里欣赏，嘴里不



《大学衍义》的夹板、封面和内页

时地说：“这个金字写得最好，我要给你一个奖，果酱黄油面包！”

外公真的拿来了面包，并亲自为我把果酱和黄油涂在面包上，“吃吧，以后只要写得好，就有果酱黄油面包……”外公说完就高兴地笑了起来——说实话，在我的记忆中，外公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他能这样高兴地笑起来，说明我的字确实写得很好……这“果酱黄油面包”，几乎便成了我这辈子早餐的固定餐谱，直到如今还是我的早点，烙印之深，因为来自童年……

其实，这种经历还形成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一直延续至今，只要有人说我的字写得好或者不好，都会想起那个“金”字，以及那个写得很好的“金”字而得到的果酱黄油面包……曾记得有好几次与原上海电视台台长、复旦大学学长盛重庆吃饭，他不时地夸我的字写得漂亮，并说正是看到这手漂亮的字，才写了推荐信给浦东新区的组织部长，把我从江苏南通调到了上海……这虽是戏话，但使我大大地自我满足了一下，眼前冒出的尽是“金”字，以及带有笑脸的外公和那本摊在桌上的线装书——三者就这么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让我感到那是一种机缘的必然，似乎就该这么联系在一起，直至永远。

现在回忆起来，摊在书桌上的线装书，还只是外公藏书的一小部分，在书桌前的开架红木书柜上还整齐地放着三层版本大小不一的线装书，有的用夹板夹着，有的有函套，用象牙签系扣着；在书桌背后的双门书柜中，还藏有不少线装书，这些书我从来没有看见外公拿出来看，在我的心目中是一种神秘，之后这些书也不知流散到了什么地方。除线装书，还有名家字画和成扇。在外公逝世10多年后，我考进复旦大学中文系，才发现了那些曾经摆放在开架书柜上的部分线装书，它们都成了我的收藏。而那些字画和成扇，早已不知消失在何处了。记得外婆曾经对我说过，这些线装书是她偷偷地留下的，并说这是外公说过要给我的……其中还留有那本幼年时临的字帖，如今还留存在我的书库中，封面封底皆破损，但上面却留有外公和我的手印，肉眼虽看不见，但我相信它会永远留存。在封面与封底均有毛笔写的：“滢溪清远堂藏”，我认得出这是外公的手迹。“滢溪”是法华镇的古名。

有一次，我专门抽空整理这批线装书，挑了一些自己认为值得收藏的版本，其他的都



我调回上海后与盛重庆的合影

委托南通书友沈文冲在他开的旧书铺里寄售，放了一年多，无人问津，只好又从南通带回上海，重归寒舍——与书的缘分，并不是想立马割舍就能割舍的，千丝万缕、断断续续，真是说不清道不明啊！

这些线装书并非宋槧明刻，但也是历经百年的“老祖宗”了，至今仍躺在我的书柜里，无声无息、默默无闻。每当我静对它们时，脑海中只有四个字：书缘之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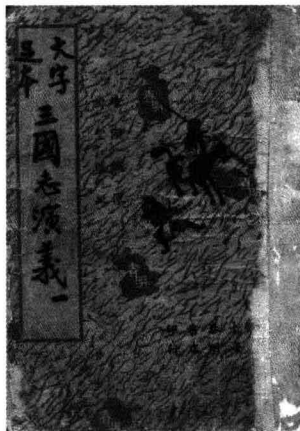
我最初认识的是线装书，然而随后与之结缘的却是民国平装书，始终未涉足或是未敢涉足于线装书，缘分的“阴差阳错”，便这么决定了我的版本收藏与研究走向。还是应了一句老话，不过是它的反面：有缘也难成眷属……

小阁楼看书、听书

小阁楼，是我小学至初中的“伙伴”，与我相伴将近 10 年。

那时，我与外婆一起生活，住在四进大院最后一进右侧的厢房里。厢房一大间，足有二三十平方米，木地板，屋中间用木板分隔，成里外两间，外间吃饭、会客、梳妆，里间休息、睡觉、拉屎（用马桶）。厢房屋高，从地板到屋梁大约有 5 米，小阁楼就搭在里间，最高处人可直立，最低处要弯腰，因此床是地铺，书桌做成矮桌，放在床旁边，桌上放置台灯、书籍等物，看书、写字时席地而坐，柔和的灯光有一种惬意感，更有着一种“金窝银窝不如自家草窝”的自慰感。

记得在床铺右侧靠墙的地方，放置着一只旧皮箱，里面有外婆帮我留下的外公的一些书，线装书占到一大半，有些书名到如今还能记起，如《周散氏盘铭集联拓本》、《碑联集拓》等，那是因为它们的形状与其他书不同，感觉特别好玩；还有一些是有图或有照片的书，绝大部分已经记不起书名，而只记住其中之一二，如



民国时期三种不同版本的《三国演义》封面

有一种就是《爱丽园全景之写真》。在本书中有篇《搜寻〈爱丽园全景之写真〉》就是讲这本书的，可以参见。因为我一有空便去翻看，所以印象特别深，而且还经常会把书中的风景与我家后面大花园的景色来比较，虽然无法与爱丽园相比，但总有一种“对比”的快感。另外还有一些是母亲放在这里的书，记得有被称为中国四大名著的《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和《红楼梦》。可能还有一些其他文学译著，已经完全记不起书名。

其实，我在阁楼上主要是做学校布置的功课，感觉好像那时的功课特别少，或者是自己完成作业的能力特别强，用不了多少时间便完成，在做功课到吃晚饭之间的时间便用来看书，但记得好像从未认真地看过，而只是随便乱翻，翻到吸引人的地方，就多瞧几眼；如果书页是一片文字，就马上翻过，那时好像对文字有一种“恐惧感”，恐惧来自于绝大多数不认的字。因此，从一般标准讲，少年时的我并不是个爱看书的人，更谈不上是个爱书的人。现在回想起来，并不是所有的书都不看，只要有图有照片的书就特别爱看，喜欢的是形象而非文字，这大概就是以后为何我会全身心喜欢绘画的真正原因。

当看书看累时，便会平躺在床上，两眼直盯着一根粗梁，以及与之平行排列的檩木，甚至还会一一地数着与之垂直的椽子，椽子的数量多达二三十根，可见此屋之大。这时，往往会想起外婆曾跟我说过的，此房在未住人之前还盘垣着一条蟒蛇，大约有小碗那么粗，后来房屋翻修，它也便离屋而去不知去向……之后

就是老鼠的天地，闹得吱吱喳喳，直到我们住进此屋才稍为安静些，但也能偶尔看见长尾巴的老鼠一溜烟从椽子上飞奔而过……

在阁楼上，最令人难忘的是听书，所谓“听书”，就是每个星期天由母亲在阁楼上专讲《水浒》或《三国演义》，每次讲一小时。听众是我们三兄妹，有时还有邻家的小朋友。在讲《三国演义》时，母亲手中拿着的是启智书局 1935 年 3 月的版本，是“新式圈点”本。我们面前也摊着一本，那是建国后的版本了，记不得是什么时候出版的。母亲边看边讲，用上海话，有时还夹杂着一些俗语，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三国演义》、《三国志演义》、《三国志通俗演义》都是根据《二十



春明书店版《红楼梦》封面

四史》里面的《三国志》演绎出来的，它是小说而非历史——这些话在当时并没有听懂，只知道一个劲地点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母亲煞有介事地用一小块木头当“惊堂木”，“啪”的一声开讲了。有时讲的虽与书上不一样，但边听边看确实印象特别深。甚至以后在读《三国演义》时还时常会想起当年母亲在阁楼上绘声绘色“说书”的情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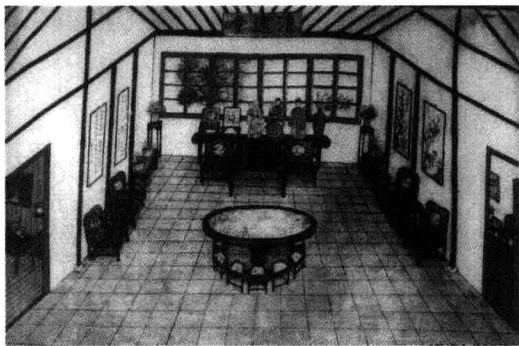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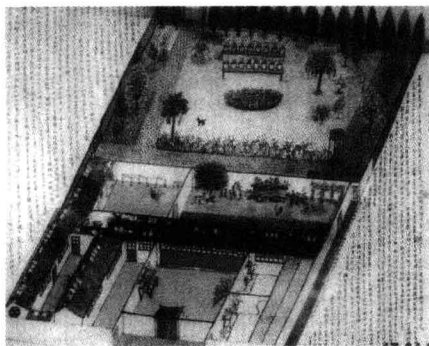
书在“看”时，和书在“听”时，两者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当时就意识到：“听”比“看”有趣。之后渐渐悟到了：平面无声的书，可以变成立体有声的书。而电影和电视剧就是图像与声音完美结合的“书”。至于电脑与互联网出现时，书又成了另外一种虚拟形态，可以无限延伸和扩展……从此，书会不会就此消亡，成了当今人们的“书苦恼”。不过，我仍确信：不管如何变，书在各时期的固有形态，都将会以一种相对固定的载体形式永远保存下来，版本实物形态是一种，相信还会有其他如今还不清楚的“书形态”。因此，在某一时段，版本收藏可以说是一种追求“书形态”最本质的方式。

由阁楼看书、听书，想到版本的收藏，进而想到：看书、听书者未必收藏，收藏者也未必看书、听书……看来，真有点是阴差阳错！

读书后花园

我的幼年，是生活在法华镇的老宅里，也就是现今的法华镇路 725 号。这个门牌号，就像是块“烙印”，烙在心中，任我走到哪里，它似乎都会随我而行；而那些在后花园读书的片断，又让我经久不忘……

这老宅，是外公祖上留下的。宅大门朝南三大间，宅第三进，每进都有雕花的门楼，门楼墙壁和屋檐都已破败，但依然能感受到昔日辉煌。大厅长方形木梁横跨四五米，粗大扎实，让人感到高旷幽秘。两边厢房前有小天井，靠墙处有小花圃，厢房有落地窗，古色古香。第三进的厅堂特大，是主厅堂。红木家具贡桌、八仙桌、太师椅、茶几等，八仙桌台面和太师椅靠背还嵌有山水花纹的大理石。厅堂两侧墙壁上挂有红木镜框的国画和对联，像是清人手笔。这里，是我最初读书、做功课的地方，因此印象特深。厅堂后的小花园，记得那时已荒芜，堆满石板和被锯下的碗口粗的树干，到处是杂草乱石。小花园内有棵高大的榆树，树龄近百年，不见老态，枝叶茂盛。北面一垛高墙后才是老宅的后花园，可从边门进去。



母亲在 90 岁时凭回忆画出老宅及清远堂全景图

后花园近似正方形，右靠李家花园，左是密密的竹篱笆，可看到隔壁小学操场。北面是小河，记得那时还清澈，河里有蝌蚪和小鱼。靠河是一排高高密密的冬青树，如花园的天然屏障。冬青树旁有个涵洞，老宅的污水由此排出。涵洞壁的缝隙里长有一棵带有怪味的小树，树上停满金龟子，有时我坐在涵洞的水泥地上读书，顺手会去抓几只金龟子，用细线系住任其飞翔，在阳光下一闪一闪，煞是好看，也便忘记了读书。直到现今已是花甲之人，仍未忘记这种天然意境，以及在此意境中读书的快意。



当年经常翻阅的《三毛流浪记选集》封面

据说，之前的后花园景色还要优美，树木花草修剪得很好，家里专门雇了个花匠来侍候花草树木。记得在后花园读书时，我还见到过这位花匠，佝偻的老者。他见我在读书，便笑咪咪地说：“好好读书，以后有出息！”读书与有出息能连在一起，在当时我确实还不能理解。花匠不知是何时离去的，可他那副笑咪咪的模样和轻声细语的告诫，至今还能感受得到。

后花园有棵高大的白玉兰树，一到春天满树是硕大的玉兰花。这棵树是我在后花园的一个无声伙伴，每天在厅堂做完功课后就会拿着一本书爬到树上。站在树干上，向四处张望，天好时还能望见西面铁路上隆隆而过的火车。看书是坐在一根粗壮的树干上，看累了会毫无边际地遐想，会想到在茶馆听《西厢记》中的张生和莺莺，幽会后花园私订终生，直想到自己傻笑……

后花园还给我留下过一个无法磨灭的印记。那时的花园中央都种了蔬菜，有一片种的是“甜芦荟”，成熟时呈浅黄色，剥去外面的硬壳，里面是黑色发亮的果实。可以吃的是一节节笔直的黍秆，用刀砍断，撕去坚硬外皮，就是又甜又脆的果秆。一到收获时节，家人围坐，边砍边吃，直吃到嘴酸唇裂。用柴刀砍下“甜芦荟”，剩下的黍根呈斜角形，像把锋利的尖刀。有一次，我看完书和小伙伴在“甜芦荟”地里捉迷藏，在奔跑时一不小心被黍根绊倒，黍根刺破右脚背，鲜血直冒，染红了白袜子，也染红了掉在旁边的一本书。外婆用云南白药敷在我的脚背上才把血止住，这让我足足痛了好几天也无法上学。如今只要一看到右脚背的伤疤，便会想起鲜血直冒和被染红的书页。

幼时，在后花园读书，如今能记起的只是后花园的景色和读书时的愉悦，忘